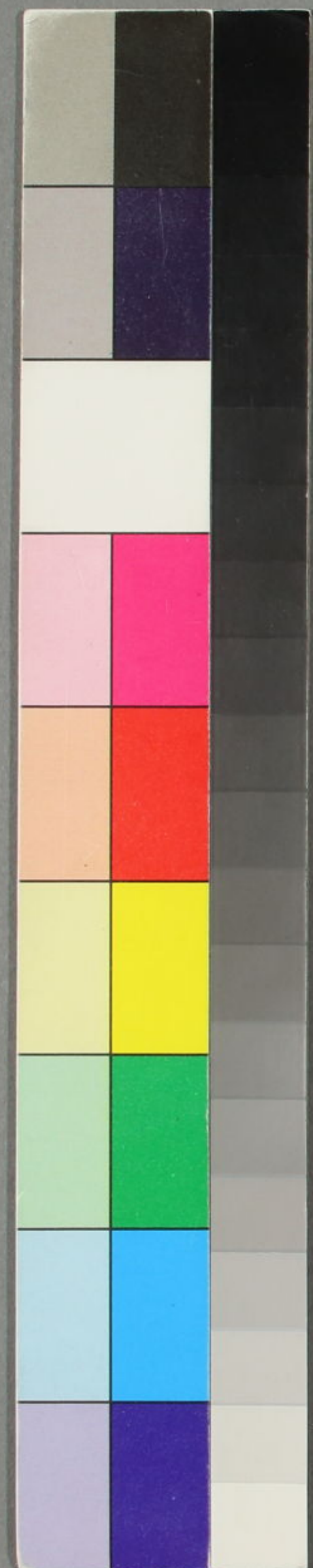


春融堂集



和16
890
12



春融堂集卷四十二

青浦 王 昶 德甫

序七

沈歸愚先生八十壽序

國家重熙累洽文治昭彰休明之運浹於遐邇其名山大川
 之氣盤礴鬱積久而不能掩則必篤生大儒使學業之所發
 揮炳炳烺烺照耀宇宙直接古人于千載不然猶必老其才
 厚其遇始顯其文章德業以陶冶當世俾承學之士奉為圭
 臬而 國家之文治乃益懋吾師歸愚先生所為維一代休
 明之運者也先生好古力學究心於道德仁義之旨卒澤于
 詩書禮樂之訓其得於心而攄之于言也渾渾浩浩嶢嶢崿
 崿凡四始五際之微探原窮委抉擿闡奧蓋自漢魏以降風



雅之遺代有作者而獨集其成于今日先生之文章先生之德業爲之故無意於工自不能以不工而非絺章繪句者之所能測也夫以先生之德之文固宜其受知

聖主不數年間遂陟卿貳宸章褒寵便蕃稠疊世之論者方以是爲榮而先生以年至乞身樂志田里神明不衰陟華頂攬雲海超然有抗青雲攀白日之志此其意致何如而得于天而全于身者豈可涯量哉歲在庚午昶始得侍先生之几席又二年壬申而先生年八十私念謏聞樸學得出門下長奉教澤爲幸又念先生應世而生則不敢私爲己幸而爲天下後世幸易曰視履考祥其旋元吉書曰天壽平格保乂有殷今先生履純蹈和粹然盎然而平康正直之德通於三極由是享遐齡臻上壽皆足以徵平昔涵養之深而國家

有道靈長之故亦於斯可卜也至其品望在鄉國聲名在遐方詞章學問在簡冊皆書之不勝書故推本于上帝降神之意與國家作人之化俾知豈弟君子福祿來降爾昌爾熾且永永無極以爲先生進一觴焉

黃醴泉五十壽序

武林黃君醴泉侍其封翁朝議公于家以色養著聞今年七月某日爲君五十誕辰至十二月淑配呂恭人亦年五十里中親串相與稱百年之觴屬余文以祝之昔歸熙甫以生辰爲壽爲非古而親方在堂則以恒言不稱老例之尤於祝爲非宜雖然爲壽而祝之蓋不蘄其所已致而蘄其所未致云爾可願之事諸福之物此求之可必其致者也若夫身當蒼艾之年而親猶晏然無恙此求致之而未必其致者也以未

必其致者而獨致之且合可願之事諸福之物畢具以娛其親斯真人世所罕覩而祝之不可以不亟者與君少而能文詞章楷法筆騰墨飛散華落藻似姜堯章潛鱗戢羽跌宕琴酒相羊山水似江貫道至于子姓行列蘭茁其芽視履考祥游被寵命呂恭人鳴環雜佩婉婉竝進以事朝議公則時人所罕逮也班史載萬石君子建每入子舍取親中褻廁諭身自澣灑其踐子孫孝謹之行可謂至矣然建以郎中令五日始一歸省又豈若君之朝夕視膳起居左右者歟然則當弧矢之辰姻婭賓客長筵絲竹洗大斗以酌君而君因以祝朝議公之壽豈非人世吉祥善事國家淳和之氣所致也與

邵西樵八十壽序

同里邵君西樵長余十二歲余方童州時君已補博士弟子於庠序有聲四方賢士大夫交口稱之然意致蕭散好吟咏年四十餘卽棄科舉而寄興山水書畫之間其後余羈宦四方不獲常與君相見及君七十初度余寄五言古詩以爲壽君讀之听然而喜今忽忽又十年矣同里親舊謀所以娛君者復索余文壽之余聞君壯時見知於祁陽陳文肅公公方撫吳取入紫陽書院讀書時院長吳編修大受繼之王侍御峻皆以國士待君與今通政使吉君夢熊學士褚君廷璋聲名相上下顧君于是時已退然若不欲竟其業栖遲跼伏者至數十年今國家引年憲老凡七十以上試於鄉者雖不售悉賜舉人試於禮闈者雖不第賜檢討暨學正有差以君精神強固橐筆而往慮無不膺曠典乃皆淡漠置之

何居董子有言曰予之齒者去其角傅之翼者兩其足蓋天之付于人不能也今文肅之後微矣同學自吉褚兩君之外其通籍而不克振振而復躡者何限君獨以耕以讀積名書畫數百軸所居黃雪廊冷香逕頗極花木闌檻之勝嗇于彼豐于此理固有然且君從容自得無求于世養其天和正其性命人世之榮辱得失有不與焉則日引月長期頤之慶當不待著莢而知也長筵絲竹何足遽爲君祝哉

聖天子壽逾八秩仁風翔洽臺吏以百歲告者歲不勝書蓋龐眉兒齒之多於斯爲盛也先是己酉十月爲吾兄芳儀八十壽辰庚戌九月甥夏子霏玉亦年八十區區里閭數百武間得君而耄耄居其三鍾壽世之嘉祥似吾里有獨厚焉者斯真可爲君勸一觴已余年六十有八已近懸車投老之時

他日乞

聖恩歸里飲膳以從于游相與道 盛世休和之效及天人損益之機偕同里親舊以壽君將未有艾也夫

孫虹橋六十生辰詩序

生辰爲壽自古無之蓋古之所謂頌禱者乃出于平日之詞故天保報鹿鳴之燕也而曰如南山之壽行葦養老乞言也而曰以祈黃耇壽考維祺楚茨信南山力田以奉宗廟也而曰報以介福萬壽攸酢又曰曾孫壽考受天之祐至于生辰爲壽則古帝王且未之聞而况士庶人歟非以哀哀父母生我劬勞之日更爲宴樂孝子仁人實有所不忍歟故唐文皇垂泣以對羣臣而 國初孫退谷張篔山諸公遂欲廢此禮非篤論歟孫子虹橋以乾隆辛丑某月日爲六十生朝作詩

見志眷父母感妻子繹其詞如清商之奏如哀絃之引悽然
訕然使人不可卒讀而卒以消宿疾而邀天祐自慰自解洵
乎安貧樂道與仁人孝子之思有合也由是志推之雖絲竹
嗔咽賓朋雜遝以稱百年之觴豈孫子所欲也哉孫子詩既
出和者凡數十家余之序之竊欲與孫子廢非禮之禮以復
于古云

蔣瑞應六十咏懷詩小序

甥蔣子瑞應壯年從余學詩東南之能言詩者無不交也閱
三十餘年罷順天府同知居京師京兆尹授以金臺書院山
長其年已六十矣於是瑞應自爲詩以道年華之晚晚境遇
之寥落一唱三嘆初無抑塞不平之意見於楮墨非所謂溫
柔敦厚得於詩者深歟諸君子從而和者凡若干篇皆以陶

公爲比夫陶公豈能師其萬一第同陶公者跡也不與陶公
同者其境也陶公典午世臣永嘉革命雖位以卿尹必將卻
而不居志固不係於官也去官之後安貧而樂道固宜若瑞
應由舉人以四庫館寫書官得爲縣令遷京縣晉同知且所
至以廉能名則係乎官者也係乎官而當事以私故微嫌罷
之疑若不能舍然者乃論文譚藝無異壯年方以遂初樂志
與門生故友相與唱嘆於焚枯酌醴之餘豈不難哉余今年
七十才退不復能爲詩以壽瑞應而有感於瑞應之詩因舉
其與陶公同而不同不同而尤難者著於簡端使知瑞應之
深於詩教也如此雖然瑞應以閒退之身能取陶公而師之
則安貧樂道所得之深必有進於詩者夫

張玉壘七十壽序

張子金冶以獻賦來京師適余將隨輦山左於時尊甫玉壘先生年將七十矣屬予爲文壽之余惟雲間望族莫如張氏考三國志晉書自大鴻臚儼以名德著于孫吳而步兵翰繼之史載其見秋風起思吳中菰菜蓴羹鱸魚膾命駕而歸迄今以爲佳話歷唐宋元明張氏登膺仕者甚衆以至於本朝益貴顯少司馬以名進士爲侍郎文敏公以翰林游登司寇書法之工受知

今上謂可追蹤羲獻卒後三十餘年余蒙恩召見數數問其家子姓佳否蓋眷遇之隆若此先生少司馬從子文敏公從弟少英英玉立工文章詩尤雅澹出入於兩晉三唐吾鄉能文之士莫不斂手推服而時值文敏公貴盛科名若可戾契致者顧先生眎之漠如豈有蓴羹菰菜之戀歟家故有園

在郡城之偏西林寺直其西池塘渟澄林木掩靄每日晚浮圖影倒射戶牖先生朝夕其中學道賦詩而金冶偕其兄坤厚皆嗜讀書能文詞不啻考鐘鼓奏金石於其側以相娛悅也際昇平之世膺山林之樂兼以詩書之澤而益以子姓之賢俾壽而昌俾耆而艾詎不宜哉夫步兵之傳晉書列于文苑及窺其言論風旨蓋不欲以文苑名而欲以隱逸終者考魏晉間隱逸之士若范粲年八十四子喬亦七十有八宋纖譙秀郭荷皆八九十有餘董京孫登輩雖不言年壽所極要當在百歲以上今先生弗震弗施含和而養粹以追步兵之文行取諸人者寡得于天者全以成喬松之質又何疑歟余少于先生三歲方奔走江湖弗克以鄉園自老因冶金之請卹卹乎其滋愧焉他時解組南歸造塔射之園當更致語以

進一觴而姑以此先之用志歧慕之私云

錢曉徵七十壽序

嘉定錢少詹事曉徵由詞垣晉詹事入直上書房駸駸乎上被寵遇顧引疾以歸優游安養迄今二十餘年而君年屆七十正月七日爲覽揆之辰於是令子星伯偕及門弟子謀所以壽君者屬余爲祝嘏之辭余少與君同學又同登於禮部試在內閣又爲後進知君之深者洵莫余若也今吾國家重熙累洽醇風翔播太上皇帝壽開九表御宇至六十年乃行元日受終之典中外大臣以耆碩稱者布滿朝列嘉慶元年正月舉千叟宴龐眉皓齒拜稽於殿陛計三千餘衆蓋久道化成太和保合敦厯悠久之運磅礴宇宙君於時杖履逢吉神明不衰

以受門弟子之奉觴上壽與子孫舞綵含飴之樂固其宜矣且君經師也囊括執術網羅衆家嗜金石通六書之本尤工於歷術著述繁芳四方奉爲枕秘歷主太倉婁東江寧鍾山蘇州紫陽書院者十餘年東南俊偉博洽之士率皆奉手摠衣受業於門下攷兩漢經師申公桓榮皆年八十餘轅固伏生皆九十餘而固尚以賢良徵若北平侯張蒼遂於陰陽律歷年至百有餘歲是皆得乎天地祥和之氣際國家休養之益而又身體乎聖賢修身養性之旨是以永錫難老如此况君早年勇退栖情林壑履中而蹈和凝床而葆粹榮利不足以眩其心紛華無所動於志以道義爲膏粱以詩書爲服食由是而至申公伏生之年上與北平侯等固不俟迎日推策而知也然則爲轅固之徵受桓榮之賜固必有邀異數于他

日者矣余雖少長於君衰至而耄及之倘得附餘光承末照將應東南人士之請閱十年而更爲祝辭頌下國家萬年有道之長者儒者壽考維祺之效當屢書不一書也

段得莘先生九十壽詩序

往予在蜀中丹陽陸炳示以蜀徵詩選中有段君若膺詩始知君爲詩人又數年南歸過蘇州見君經經侃侃譚經悉本于古訓又以君爲經師也及詢所自得乃知皆出於尊甫得莘先生之傳先生性至孝爲文章根抵六經而經義必宗註疏不屑揣摩庸俗以干世而希榮故爲歷任學使所重而卒不得志于有司晚始以恩貢膺若膺縣令之請得其如其官余惟十餘年來下國家久道化成重熙累洽敦龐純固之氣與人世魁者碩艾之士相得而彰故嘉慶初元再

叟之宴九十以上多至四十餘人肆筵授杖闐溢朝每於鄉會兩試擇年齒最高予以舉人進士竝有至國監翰林者其五世七世曾元相見則御製詩篇或書扁額賜之典禮優異非漢唐來粟帛給復所能比方萬一時多爲先生勸駕者而先生退然如不勝其養之深而識之定過於人者益遠矣然先生自若膺引疾歸養熙怡左右及今已數年丈夫子四自若膺外咸發名成業有聞于時孫十人曾孫十一人元孫一人復合于七世衍祥之例茲者年當九表瑤環瑜珥充閭遶膝而先生神明不衰康強逢吉是豈尋常之黃髮兒齒所敢望歟尉繚子云人之不足天之有餘功名貴顯人之所爭可以力求者也子孫壽考天之所予非人之所可求者也先生以其可求者付諸人以不可求者聽諸

天而天以其有餘補其所不足方將繩繩繼繼爾昌爾熾非引年之典弗祿之康足以旣其美盛是皆惇德之所致也懸弧之旦戚友咸詩以誦之若膺屬予繼其後予謂先生惇德非詩所能罄也故推本於天與德以明之俾後有采詩者知所自焉夫白華行葦諸詩非序何以表孝子之潔白與尊事黃耆之至意若膺由詩而近乎經必以予爲善言德行也夫

阮湘圃封翁七十壽序

嘉慶壬戌仲春 日爲浙江阮中丞尊甫湘圃封翁七十懸弧之辰於時春物棣通百昌咸遂陽和敷播日麗風暄中丞偕其弟舞綵捧觴上壽而司道諸君子率屬眷構鞠脰以展百年之祝蓋德門之盛軌而 聖世之嘉祥也諸君子以中丞與予相契最深俾述封翁父子間所以迪吉履祥之至

意封翁世籍真州所居左湖右海風氣邃密實扶輿精粹所鍾又少承招勇公庭訓輕財好施置田贍族爲鄉里所推尊及中丞掇巍科直詞館晉秩司農洎視學三齊兩浙遂膺節鉞之重封翁初不以崇高富貴自矜而勵中丞以潔已愛才爲羣牧之倡其自處儉樸服食起居無異於寒素好爲山水遊迎養所至輒覽其名勝而尤好西泠窮九溪十八澗之境與山僧覃研淨業久之而後返奚僮單騎人不知爲一品崇封也其脩焉自得養真而葆和有過人者緝熙於純嘏信矣小雅南山有臺之詩所以崇德而祝壽也其指歸於民之父母爲邦家光茲中丞和平惇大惠澤涵濡識者皆謂義方之訓故揀賢良登廉正則官吏相與祝于庭清訟獄均賦稅則農民相與祝于野通關津平權課則行旅相與祝于塗且天

風助順鯨鯢奔竄則商帆番舶相與祝于重洋至于宏獎風流教施不倦則通省之茂才與遐方之寒峻靡不騁秘抽奇申其頌禱蓋合億萬人之祝以徵上壽之符當與小雅南山諸什竝行於世且蘭芽玉茁竝佐含飴之樂詎若親朋雜沓絲竹駢闐祝釐致語所可彷彿其萬一者與抑洪範之論五福也一曰壽二曰富富者非席豐履厚之謂謂富有之大業日新之盛德也封翁盛德有諸已而中丞大業加乎民則康寧壽考固有如響斯應者故君爽之篇原其本于天壽平格竝舉伊尹巫咸父子以明之此其人皆上壽也子以德尊其親父以德裕其後交輝互發此固三代盛時蔚爲上瑞今於中丞喬梓間見之豈不盛哉且稽之周易占用九是爲老陽著用七是爲少陽大衍之四十九七七之積也老與少相承

而後兩儀三才四時之象著焉由是三百六十以當暮萬有一千五百二十以當萬物引伸觸類申錫無疆有疇人所不能測巧歷所不能算者封翁之年七十揆之于易猶爲上壽之履端則諸君子之引年而祝賀者當屢書不一書非一時之歌誦所能竟其詞者矣中丞鴻裁鉅製照耀藝林而湛深經術尤爲儒者所宗故舉易詩書之奧義以質于左右用告封翁知必听然而飲滿也已

梁山舟八十壽序

晉宋間論士大夫之品者必以標格爲先蓋其超然物外不倚勢位而尊不因功勳而貴不藉文章才藝而華如此花之蘭桂禽之鸞鶴霄漢間之景星慶雲似無與於人世而使人愛而慕之跋而望之可說而不可親可親而不可玩是非襲

取而強致之也其得於天者清且遠矣山舟侍講我師相國
文莊公長子少日由詞垣擢侍講幄數年丁嗣父憂歸服
未闋文莊公復薨於京邸君戴星奔走哀勞倍至因足有微
疾不良於行醫治久之未愈乃屬其弟右循宣勞報國敷
歷中外而已無復出山之志君門第高華蒙

聖天子不次超遷眾方有韋平之望而自屏于寬閒寂寞偶
逢春秋佳日青鞵布襪一老僕隨之往來於邱壑間見者不
知爲相門之貴胄詞林之碩望也家居日久聲聞日隆四方
寒峻之士有道而文者希風慕景踵門求見無不倒屣迎之
及浙閩當事貴人軒車過訪則報以一刺之外未嘗再往也
以德行式鄉閭以文章表藝苑而法書獨出冠時上溯鍾王
下兼趙董東南碑版及琳宮梵宇有所題署悉以求君君欣

然捉筆各得所求以去而節鎮之索書者往往累歲不報蓋
和而能介足以廉頑立懦故士大夫益以此重之揆其標格
置之於晉宋間尚當爲第一流人無疑也乾隆丁丑予以
召試出文莊公門下迄今幾五十年出處殊途間多離合而
音書存問蟬聯不絕是以知君雅尚爲最深比予引年致仕
復主講敷文書院歲時相晤竊見君精神識力不減曩時由
其所養之深而湖山清淑之氣文章道德之輝迤衍融結天
若獨有以厚之聰明如故眠食有加明燈矮紙猶復能書細
楷與歐陽信本文衡山竝傳千古自今伊始將由期頤臻上
壽豈尋常頌禱之詞所能髣髴也哉予少君一歲耳聾目暗
跬步亦須扶掖值君八十之辰不獲攜舟致祝故爲文以先
之郎君耀北及姪壻許子周生皆能文之士也使誦吾文而

晉一觴焉庶比于考鐘鼓而羞鼎俎也已

從子次辰雙壽序

自予高祖遷青浦生丈夫子三曾王父孟賢公爲長其子孫皆登大耋而齒亦多尊于諸父五世得次辰蓋長于予兩歲云往者歲壬寅次辰與其配皆六十宗人目爲雙壽屬予序而壽之予以序者緒也古人用以敘書未有用之壽者且所謂雙壽尤不見于書史故作古詩一章以致慇懃忻悅之意迄今又十年矣於是宗人復以書來請序予惟壽於五福居先古人致其愛者在是以躋公堂頌曾孫行燕射未嘗不以壽爲言况旣醉之詩言萬年有僕矣申之以女士闕宮之什言三壽作朋矣重之以令妻蓋室家之壺琴瑟之好咏齊眉而協偕老尤願望不可得者對舉而並祝之又宜矣予少

與次辰同學又同補博士弟子歲月不居忽忽今皆白髮自癸卯二月別於里門不相見者八年顧聞其夫婦顏益壯動履飲食益加治家事益精整子孫烝烝然挽鬚繞膝與予隔三四千里猶得通音問撰致語以相頌禱此吾宗吉祥善事實高祖以來所錫之福也事雖非古詎可以靳其文乎計次辰之精神識力不難坐至期願予他日乞恩歸里將與之具酒醴考鐘鼓而侑以嘏辭當不少也

吳母程太夫人八十壽序

吳母程太夫人前吉安太守吳君之配拙庵先生之母而吾友企晉之祖母也昭陽作噩壯月太夫人年屆八十於是拙庵先生率其昆弟子姪奉觴上壽四方賢傑知名之士登堂祝嘏舟航雜遝歌旣醉之章相與頌先生之孝與企晉之胚

胎前烈有光于時因以知太夫人之垂休錫祉且日引月長而未有艾也余嘗觀潘安仁閒居賦謂太夫人御版輿升經軒席長筵列孫子往往徘徊翔咏以爲人世吉祥善事然安仁託言明哲以拙自命終不免失身于權貴若先生矢蠱上履二之節絕意仕宦又卽太守君別墅擴而大之有木數百章有竹數千榦池亭窈窕花藥翳如閒居之樂固遠勝于近郊後市者而太夫人康強善飯黃髮兒齒又無患羸老之疾企晉文詞學問照耀遠近諸孫亦皆英英玉立猶芝蘭其芽梧竹其質也視潘氏之兒童稚齒又何如哉先生修蘭陔潔白之養花時月夕奉太夫人覽茶磨之樹聽硯山之鐘退而具脯踞潔滌滄諸孫起居左右瑤環瑜珥含飴索笑造化祥和靄吉之氣翔洽門內彼安仁之或宴于林或禊于汜偶而

得之侈爲美譚者太夫人習以爲常斯不亦天倫樂事之尤盛者乎余與企晉爲莫逆友夙聞太夫人之德相去百餘里不得廁賓從之末乃爲序以貽之俾侑旣醉之觴焉若太夫人之懿行佐太守君也恭而順教諸子也肅而和待諸孫也寬而有禮世有劉子政范蔚宗傳女士者當播之彤史不藉余言之繇引也

李母張太淑人八十壽序

乾隆甲午貴州李公世傑之母張太淑人年八十是時金川跋扈王師分道進討公任四川按察使已由南路出塞進次章谷日夕庀治芻糧傳遽未獲迎養太淑人舉祝慶之禮再閱歲丙申正月王師逼邛邛崖金川旦夕刈滅而公以勞績聞著擢湖北布政使于是爲其屬者咸歸美于太淑人

之懿德且思以頌太淑人壽而屬余為文余常觀魯僖公從齊桓伐楚會盟而還非能深入其阻也既還之後又非有彤弓旅矢秬鬯圭瓚之錫然奚斯頌公以為淮夷來同莫不率從魯侯之功至于燕喜壽母宜其大夫庶士悉誇而大之此今公所從征者勾陳天策威靈斯在非直霸主之威伐是絕者雪山盧水出徼二千餘里非直陳蔡唐鄧之卯受事飛芻輓粟六年始以武成告非直僖公以春歸也勲勞懋著休有烈光花翎寵賁作藩大邦歸列席考鐘伐鼓因以揚懿懿祝純嘏于太淑人也之在章谷也太淑人貽書敦勗謂母以我念以其間事勢枵枵流聞參互往往仰屋而嗟至于坤也西南洗兵萬里寧謐曩以稽誅為憂者宜以告成為喜

是數年中太淑人恭遇

萬壽崇封 錫誥而孫華封舉于鄉某某貢于太學 國恩家慶顯融羨衍四川屬吏所謂邦之大夫上庶也相與致燕喜比于奚斯寧有訾為夸大者哉抑頌所稱俾爾壽而富俾爾耆而艾黃髮台背壽胥與試鄭箋指為慶公氣力下章之詞其第八章之黃髮兒齒亦然然考僖公伐楚之纔四年年正少壯不當遽慮其衰竊謂第四章之三三卿則第五第八章之黃髮必指壽母言之今太淑人年八十有贏而公年亦六十二黃髮兒齒之詞當取鄭箋之意頌以祝公兩世之福壽寔昌寔大則援筆而為祝慶之文豈未有艾也太淑人相夫子教子姓義方闡德皆可師法貴人頌能道之此不復敘云

沈母朱太恭人九十壽序

沈君既堂與余同舉于鄉同成進士既堂入詞館余亦爲中書舍人同官于朝凡七八年往往以通家子弟拜其母朱太恭人于堂下故知太恭人之懿德莫如余詳其後既堂出守太平余以從軍滇蜀不相見者十餘年今既堂督運河東而余方按察西安于山西稱鄰境復時以書往來始知太恭人神明康健增勝于昔而今歲甲辰六月年已九十矣于是同人爭相致語屬余爲介壽之文余惟婦人之道柔順而已乃稽之易卦坤獨取于利貞貞陽德也宋儒謂坤之用六六爻皆變爲陽所以稱貞以太恭人之懿德攷之易卦殆無不合者蓋太恭人少時侍祖母任安人疾三年不解衣帶父遊廣東母歿經紀喪事悉合典禮是貞于爲女也既歸夫子性

方嚴不假聲色晚年尤以肝病日夜須人臧獲罕當意者太恭人承以婉順竟夕危坐五六年不設枕席是貞于爲婦也中歲而寡有無屈勉手自操作夜寐夙興家無廢事閱數十年如一日是貞于持家也既堂兄弟少時從外傅歸太恭人課之力學一燈熒然刀尺機杼常與書聲相聞是貞于教子也兩子婦相繼早歿又撫三孫而教之今皆已嶄然露頭角是貞于裕後也既堂既通籍充考官衡文勗以殫心爲太守獄勗以輕典其外絕苞苴急撫卹知名義而通政體有合柔順利貞之道不勝紀也夫陰數六陽數九用六之變而之陽蓋由六之九也黃鍾之數肇于九其衍也至于無算三十六十之律千五百三十九歲之章數胥昉于此太恭人得坤之六毗陽之九今雖九十其壽考衍羨未可涯量明矣抑

又聞之九者洛書之數次九爲嚮用五福太恭人以懿德教
子家而旣堂平康正直協于卿士維月之義壽富康寧鍾美
子閨檐宜也由是享期頤躋上壽太恭人安貞之吉應地無
疆者益未有艾而余輩介壽之文亦當屢書不一書焉余官
守所羈不獲預長筵擯介之末竊舉周易永貞之說與洪範
五福之旨以寄旣堂以頌太恭人庶幾听然而佐一觴也

高母 太恭人八十一壽序

乾隆五十年乙巳七月二十三日同州太守高君之母 太
恭人時年八十有一先一年君任山西忻州大計得上考入
覲

天子志之有同州之 命旣抵任則已逾太恭人壽期迄今
將一年事理民和暘雨時若于是其屬將爲太恭人補八表

之觴屬余以文序之余觀大雅旣醉之篇序以爲頌太平也
箋謂五福備焉今誦其詞一則曰萬年再則曰萬年頌禱之
詞已至矣申之以朋友攸攝言其臣皆有仁孝士君子之行
也又申之以永錫爾類言廣之以教道天下也極之釐爾女
士從以孫子然後爲福之全疏謂女士女而有士行如成王
之母爲十亂之一然則女士豈易副哉我 國家景命有僕
福祿來成邁于成康時遠甚今居五十年之期益易大衍之
數也大衍始于四十有九而當于萬有一千五百二十然則
旣醉萬年之頌未足爲喻矣今年春正月

天子纘承

肅武再舉千叟會黃髮兒齒胥與于此宴復 詔王妃以下
公主鄉君以上外藩王妃以下公札薩克台吉之妻以上及

漢大臣妻年七十者 賚予蟒緞絳錦紗紬各有差且舉
天下老民老婦 賜之粟布鴻龐錫羨千古無與比較而太
人之壽適邁其時履太平值元會非惟高氏室家之捆繳
已也所屬之欣喜蹙蹙亟奉觴上壽宜矣余聞太恭人毓于
名門蔚為禮宗生平以節儉佐夫以公正勗于其女而有士
行者歟太守上承壺教所至以廉辨聞退而承歡養志蓋無
礙于仁孝也諸孫嶄然崢嶸見頭角良有從以孫子之樂于
是籩豆靜嘉酒醴維醕以致五福之頌其可與太恭人侑一
矣或謂西嶽在同州境內神有明星玉女峯下蓮花十丈
其如船設幌之期當有仙靈來往奏雲璈學麟脯用介福
于母者余不得而知之已

王母張孺人七十壽序

昔歸熙甫先生謂古無生辰為壽之詞而婦女尤不宜有此
予攷大雅既醉之詩昔人所謂備五福者也其詩一則曰室
家之壺再則曰釐爾女士維時成周方盛不言德政教化之
美而舉宮壺錫類以明福祚所由來且曰從以孫子意是詩
必為壽母而作如魯頌僖公伐楚歸美於成風故引姜嫄發
其端而申之以黃髮兒齒眉壽無有害釋詩之旨而古人之
為母祝釐隱然可得於篇章之外未必盡如熙甫所言明矣
江西武寧王子心輦少而孤其母張孺人以養以教俾至於
成立能文章質性粹美以州判來於滇坐而問故則孺人之
教為多且保遺孤守遺產撫其兄之孤而毓其夫兄之子非
女而有士君子之行者耶雖然詩稱白華南陔謂孝子之潔
白相戒以養而束皙補亡舉馨爾夕膳潔爾朝食實之蓋古

人皆仕於本國故足不踰疆場而孝養之事無缺今武寧距
滇六千餘里幸值孺人壽辰而心輦以仕羈不得往得毋於
循陔之義或有歉歟史稱何蕃純孝學太學歲一歸父母不
許間二歲乃歸復不許凡五歲以親且老不自安始揖諸生
去蓋爲父母者往往祿養爲優發名成業爲貴此毛義以安
陽尉守令捧檄而入喜動顏色者歟今心輦和以接物潔以
持躬仕於滇多爲之推轂者孺人聞之有不忻然而笑色然
而喜者乎視夫長筵廣席絲竹駢羅躬爲鞠脰上壽其所以
娛親者果孰多乎然則孺人之茲壽也洵可爲孺人慶而孺
人亦必以此自慶五福之集不假著蔡得之矣孺人今年十
一月二十三日年屆七十心輦屬余爲介壽之詞寄歸子舍
儻備一觴余竊推大雅詩人之旨知孺人有必宜登上壽者

遂書以爲序揆諸熙甫之言亦庶無刺謬云爾

高母陸孺人七十壽序

乾隆九年高子赤章受業于予予於高氏故姻親也蓋赤章
從祖母爲予妻鄒夫人之姑後五年赤章補博士弟子又二
年娶陸孺人其歿也在十八年時陸孺人年纔二十三耳其
後予通籍入京敎歷中外不通音問久之五十八年予年七
十蒙 恩予告歸家則赤章子嗣宗已補博士弟子矣赤章
早歿無子歿後十四年弟紫庭始生嗣宗才二歲孺人取以
爲子其零丁孤苦如此今嘉慶三年正月孺人七十懸帨之
辰姻親將稱觴以祝之謂知其家顛末者莫如予詳於是請
爲祝嘏之文高氏兩房本素封與親串吳氏陸氏李氏咸以
貴雄里閭赤章諸父諸舅不二十年皆中落斥其產甚巨

無依賴獨孺人稱未亡人者五十年如一日風淒雨集蓼以養以教俾嗣子迄于有成巋然露頭角矣非亨者乎能守舊業內外井然歲入稍贏且周卹其親而能若是乎今之七十孺人不自意其至是而竟至於天之愍其節而成其賢乎姻親等肆筵設席跽鞠而爲之祝也固宜抑 國家旌表之例凡守節三十年得與烏頭棹楔之典往余撰青浦縣志時孺人年五十有六因編入列女傳蓋未及請旌也今又十四年姻親等行將具事寔呈於有司上於宗伯烏頭棹楔之典旦夕可俟予將別爲文稱賀而先以此祝之云

武母程太孺人七十壽序

上年秋成稍歉仰蒙 恩旨 賜蠲 賜給兼以 賑卹於

是民力得以稍蘇今乙丑歲早春多雨地方又以爲憂而夏四月得 旨選來安武君來爲令君莅任仁慈清儉閭閻大悅時暘時雨和氣應之良苗淳然迄今甫三閱月彌望數百里內實發實秀實堅實好咸以爲豐稔定倍于積年而君已遣使迎程太孺人就養官舍蓋壽星之月正太孺人七秩生辰邑之搢紳等相與躋堂稱慶屬予爲文以記之予聞太孺人出自名家幼而端淑于歸後生二子遽有柏舟之悼時君方三歲君兄銘庵方五歲教育兼至每日必督課所學幾何紡績篝鏡以佐夜讀其後君聯擢巍科君兄亦膺鄉薦家門鼎盛文采斐然皆太孺人闡教所成今版輿畫舫翟茀生輝合邑歡騰爭欲效千秋之祝也固其宜矣抑予考諸風雅邇岐地方百里尚不能比于今之縣治而農夫穫稻後爲春酒

以介眉壽是以殺羊稱兕爲無疆之祝至蘭陔侍奉亦必有華黍由庚以供孝養觀此淑德所孚先徵隴畝而太孺人祝履考祥康強逢吉方乘此秋涼薦爽長筵晉祝又其宜矣且古人之燕喜也多述德于閨幃故鳧鷖行葦詠孝子之錫類頌者謂釐爾女士從以孫子而魯侯燕喜亦竝及于壽母今君台境內竹馬之歡爲堂上萊衣之舞又深有得于風雅之旨者昔潘安仁之賦閒居或宴于林或禊于汜也豈足方其什一哉君籍來安滁州屬也宋歐陽公守滁之日歲物豐成乃作豐樂亭以紀其事時歐陽公年三十九其母鄭太夫人年六十五居士集中導揚母教不一而足旣躬在滁州亦必迎親侍養是豐樂之成鄭太夫人當見而知之同民之樂因以娛親之樂耳時必有文以記之惜乎僅傳亭成之記而不及乎燕譽之文也君臨蒞未久已取歐陽爲法慈暉善政將日引而月長然則是舉也其可畧而不書乎故因鄉邦搢紳等之請援筆誌之使峯泖間傳爲佳話云爾

春融堂集卷四十三

青浦 王昶 德甫

跋一

跋周易乾鑿度

鄭康成註周易乾鑿度上下凡二卷按隋書經籍志有易緯九卷舊新唐書藝文志並同初不別出乾鑿度之名而徐氏初學記李氏文選註虞氏北堂書鈔歐陽氏藝文類聚李氏周易集解孔氏賈氏經疏率援引此書至宋晁昭德先生尤文簡公遂初堂書目亦具載焉蓋緯書之僅存者爾詩正義引乾鑿度云正其本而萬物理失之毫釐差之千里又云興亡殊方各有其祥又云古者田漁而食因衣其皮先知蔽前後知蔽後後王者易之以布帛而猶存其蔽前者重古道不

忘本文選註引乾鑿度云代者赤允黃佐命又初學記引乾鑿度云管三成德為道苞籥鄭注管猶兼也一言而兼此三事以成其德道苞之籥齊魯之間名門戶及藏器之管為籥今本皆無此文則其殘缺已多也雖然漢學之失傳久矣而其推日用事六日七分以及消息主歲之卦皆與孟喜京房荀爽虞翻之說合蓋漢儒所以言易者多本於此洵可貴也

周易義海撮要跋

蜀人房氏審權撰義海江都李氏剛為義海撮要十二卷是書最膚淺房氏已不能畧窺漢經師之旨而李氏更甚雖以專明人事為言實乃飾其陋也至雜引古人姓字頗乖體例如一王弼也或云注或云王或云弼或云輔一孔穎達也或云正或云孔或止云陸則希聲與棹孰辨乎或止云劉則獻與牧與緯孰辨乎且其所采于氏寶荀氏爽崔氏憬何氏妥諸說率不出李氏中考嘉祐間修新書若陸希聲之傳荀爽之章句何妥之講疏劉瓛之義疏鄭元虞翻于寶之註其載藝文雖曰亡者十五六豈無一二完書而所采止此意專就集解中稍稍拮拾之歟何他說之悉不見錄也或云房氏故一百卷李氏作撮要時擇其義精奧者輒去之故然

惠氏周易述跋

易綜天人廣大無不包儒者据其一德往往演之而合然自七十子歿山東大師各得所傳以教故漢易多孔氏之遺京氏房鄭氏康成虞氏翻荀氏爽其尤著者獨亡佚已久其畧僅存于李氏易解而采摭不備彼此互見且所撰索隱又亡讀者罕能通其術我友惠定宇先生研覃羣經義疏以逮魏

晉六朝之書有涉于易者旁通而曲證之作爲易述而諸家之法復明殺青池久朽蠹起缺滋甚周子錫瓚鳩補于是是書復完可誦定宇又有易漢學蓋易述之綱讀漢學不知易述所以作周子將梓以冠于書首學者出是而服習焉微言大義左右逢源不復有斷港絕潢之歎已

易漢學跋

漢學廢久矣易滋甚王氏應麟集鄭君之遺未得其解自後毋論已定宇世傳經術於註疏尤深所攷易漢學分茅後一卦氣一納甲一世應一爻辰一升降而漢儒以象數者始備其中惟卦氣傳最久用最多故後漢書而下朴莫不舉十二辟卦以驗消息而七十二候著於是陽公素疾讖緯亦載入五代史司天攷中然三統四分

失傳既久所謂六日七分於氣盈朔虛置閏之法莫得其詳而爻值某辰某宿法亦不傳夫漢儒諸家之說今畧見於李鼎祚易傳頗恨其各摘數條參差雜出不獲見其全因不能推而演之也定宇采掇排次彙凡五六易丁丑與余客揚州始定此本命小胥錄其副以是授余蓋其所手書者今下世已十年矣展復數過爲之泣然又攷晉書藝術傳臺產少專京氏易善圖讖祕緯天文洛書風角星算六日七分之學又隋書經籍志梁有周易飛候六日七分八卷亡此二條爲采掇所未及因併記於跋尾

跋稽古編

乾隆戊辰始見是書于定宇徵君所葢長發先生手書字畫雜出於大小篆古質端雅可愛閱趙氏嘉稷跋是書在世上

有四本其三不知所往矣定宇藏本後歸吳舍人企晉時
君損之館其家手寫一帙以去頗爲藝苑祕寶趙君歿書
帙不存而企晉所藏不知無恙否思之輒爲惘惘今余自
歸見通經道古之士靡不重是書傳寫亦寔廣以此知
深造博而能精始未有不傳傳久之未有不益著且大者
嘗謂紹鄭荀虞易學定宇易漢學周易述稱最紹毛鄭詩學
是書稱最其疏通證明一本命正說文以迄兩漢六朝古義
不爲後世俗說所愚學詩不習毛鄭與不學同而不習是書
猶斷港絕潢漸至于海豈不諄哉此單溪太史鈔本雖全用
楷法尙未失原書本意借而錄之并志是書緣起於左

宋刻周禮跋

禮宗版小本前有圖一卷圖各係以解并散陸德明釋文

禮文下有重言重意者亦標出之宋版春秋左傳亦如此
有徐健庵乾學印記

宋本春秋左傳跋

其三十卷止載杜註長四寸餘寬不及三寸古雅可愛翫中
脫落鈔補者不下數十紙卷首題云春秋經傳集解隱公卷
第一他倣此卷尾亦然獨第十八冊題云癸本附音重言重
意春秋經傳第二十六冊後亦然與他卷例異按此二紙皆
係繕錄者意小胥借宋槧癸本書之故異耳前有聞人演印
春秋集傳微旨跋

是書三卷爲吳郡陸淳伯冲纂按崇文總目載唐給事中
淳纂春秋三書共十七卷云三家之說不同故采獲善者
以啖助趙匡之說爲集傳又本褒貶之意更爲微旨條別

家以朱墨紀其勝否故自序云其義當否則以朱墨為別也
以崇文之卷次合諸柳宗元墓表是書有三卷新唐書藝文
志為二卷者謬也又按本傳質本名淳避太子名故改今書
仍署名淳意成于貞元二十一年之前歟又書署云朝議大
夫守國子博士上柱國新書亦不載歷官惟柳氏墓表志之

書褚先生補史記後

按張氏溥列褚先生所補史記外戚世家內王太后衛皇后
尹婕妤鉤弋夫人陳涉世家贊梁孝王世家三王世家張丞
相列傳內韋賢魏相丙吉黃霸韋元成匡衡田叔列傳內田
仁任安平津侯列傳滑稽列傳內東方朔東郭先生王先生
西門豹日者列傳龜策列傳三代世表內答問孝昭以來功
臣侯者凡一十二篇然言所補篇日者張晏等各有不同其

中有太史公日者有褚先生日者當時頗以分別則此一十
二篇固不應盡屬少孫又有稱續者則更非出于少孫明甚
按史遷自序十二本紀十表八書二十世家七十列傳凡一
百三十篇皆有敘錄并云五十二萬六千五百字是當日實
有成書裴駙所言文句不同有多有少是非相質真偽舛雜
或被甌時遺佚或歿後散亡耳至如取荀卿禮論荀子禮論
僅取八生
有欲成禮書取禮樂記樂書亦自太一
兩節以成樂書是猶集尙
言以為唐虞三代之紀本無不可若取司馬季主言以當日
者與史遷自敘齊楚秦趙各有所用不符取太卜雜占以當
龜策亦與自敘三王四夷有別况孝武本紀當合一代時事
紀之何僅取于封禪而封禪已見八書又何取于重錄乃取
書中天子初即位以下別為武紀其賈誼論秦孝公據

春風堂集卷四十三
一篇已見秦本紀又入陳涉世家索隱謂加贊首形勢
數句然後稱賈生之言因即改史公之目而自題位號
至此斥以非才妄續非過矣少孫穎川人仕元成間韋
梁相褚大弟之孫宣帝時為博士寓居于沛事大儒王式
太史公書其紀霍光家世聞之方士考功紀外戚問鍾離生
記梁孝王問宮殿中老郎吏編三王封策取之長老好故事
者雖蕪雜不經亦可謂多識前言往行矣

跋漢紀

漢紀三十卷漢荀悅撰隋經籍志云漢獻帝雅好典籍以班
固漢書文辭難省命悅倣春秋左傳之體為漢紀校其自序
始於建安元年成於五年尚書給紙筆虎賁給書吏其鄭重
如此漢人所著存者甚夥此獨完好無恙亦可寶也唐志有
應劭等注崔浩音義惜已亡佚何景明集謂是書世無刊本
呂仲木柵求得于吳中待讀徐子容家高陵令翟清梓以
行世今翟本未之見此為嘉靖戊申黃姬水刊本

書陶淵明傳後

按陶侃家尋陽有子十一人見於史者九人洪旗琦早卒瞻
死蘇峻之難斌為弟夏晉書夏子淡傳云父夏庾亮誅
夏稱亦為亮所誅範岱皆以令終惟瞻子宏襲侃長沙公爵
傳子綽之孫延壽及宋受禪降為吳昌侯五百戶淵明所稱
族祖長沙公必延壽也又按延壽係侃四世孫淵明尚謂之
族祖序又稱為路人是服已盡者淵明當為侃七世孫無疑
各傳稱侃曾孫恐誤也吳仁傑撰年譜謂當稱族孫稱族祖
者乃字之誤亦恐臆斷淵明命子詩云肅矣我祖直方

惠和千里蓋亦曾歷中外者又云於皇仁考淡焉虛止則父
先以高尙名惜史闕皆不能考矣侃卒於成帝咸和九年距
元熙元年僅八十五年延壽尙爲侯又旗孫襲之亦嗣彬孫
開國伯淵明不應至乞食蓋其生平孤介不屑不潔卽同族
亦未肯受其沾潤故耶然侃坐鎮上流史稱名相蘇峻之叛
意在坐觀成敗末年勲業彌隆潛有包藏之志蓋去王敦桓
溫無幾而淵明及其從叔淡俱已高隱傳及唐而九世孫岷
復以隱逸著唐書亦可謂幸已又按詩少時壯且厲撫劍獨
行游豈惟行游近張掖至幽州飢食首陽薇渴飲易水流路
邊兩高墳伯牙與莊周二考晉書地理志張掖在晉屬涼
州後張天錫降于苻氏尋爲呂光所據分東張掖至呂隆降
于姚興三分其地北涼沮渠蒙遜建號于張掖又惠帝後幽
州歿于石勒及慕容雋僭號於薊是爲前燕地雋子暉爲苻
堅所滅堅敗地入慕容垂是爲後燕垂死寶遷和龍是張掖
幽州爾時皆與江南懸隔淵明何以往游考淵明三十六歲
始爲鎮軍參軍則所謂少年壯且厲者當在三十歲前後是
時秦涼南涼北涼及燕魏皆亂仗劍遠游有經畧北方之意
蓋本係世臣豈無意於中原而是時慕容禿髮沮渠互相侵
擾故莅其地以觀釁然則寄奴未盛則實欲有爲于世寧
願避人終老也哉詩中言首陽易水又言莊周伯牙兩墳伯
牙墳無攷莊子墓在臨淮則當自鍾離潁州而至秦中又自
秦而東逾首陽太行涉易水以至幽州途次所經歷歷可想
見也意兵戈俶擾而問道尙可往還然晉書宋書南史諸傳
皆不載其事而集中亦更無往來詩什豈於少壯之作多刪

削耶

封氏見聞錄跋

唐朝散大夫檢校尚書吏部郎中兼御史中丞封演正德戊辰封氏見聞記凡十卷自元迄今未有槧以行世者此冊正德戊辰青歸榭所錄蓋從余鄉夏庭芝伯和泗北村疑夢軒中本錄出并錄伯和至正辛丑上元口跋語佚第七卷五頁第三卷銓曹以下亦闕焉攷演名不著于唐書列傳與宰相世系表藝文志亦僅載其續錢譜不及是書惟鄭氏樵通志有之又止書五卷中有與史傳相發明者蓋劉氏肅大唐新語裴氏庭裕東觀奏議之亞也後又有跋者爲朱氏良育孫氏元伽陸氏貽典惜青歸榭不可考爾

宋本元和郡縣志跋

元和郡縣志唐李吉甫撰吉甫表進時官金紫光祿大夫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集賢殿大學士監修國史上柱國趙國公唐書志五十四卷今存四十卷又目錄兩卷始京兆府盡隴右道合四十七鎮每鎮皆有圖在篇首其表云古今言地理者飾州邦而敘人物因邱墓而徵鬼神流于異端莫切根要至于邱壤山川攻守利害本于地理皆畧而不書將何以收地勢保勝之利示形束壤制之端之數語洵足爲後世纂修輿地者法按吉甫再相在元和六年正月庚申此志自載其所常建白者二事改復天德舊城則在八年更置宥州于經畧軍則在九年其年十月丙午吉甫遂薨于位是書蓋其將薨前所奏上者吉甫精地理撰有十道圖十卷古今地名三卷刪水經十卷又當國日久熟于戶口疆境方

面險要常圖河北淮西地形以獻俾憲宗得坐攬要害而經畧諸鎮之效則志與圖之成必實稽當時圖籍爲之最爲可據而惜乎其缺軼也多矣淳熙初張子顏帥襄陽程大昌時官祕書少監因檢蓬山藏本畀之遂梓以行于世後有洪氏邁及大昌子顏跋云

跋唐書直筆新例

唐書直筆新例四卷新例須知一卷呂夏卿撰夏卿以祕書丞佐歐宋諸君子修史其名見曾公亮進表中是書歷敘書法詳而核密而嚴足爲作史者法然往往與新書不合如以僕固懷恩當見于本國鐵勒傳今列叛臣李寶臣當草其賜姓今仍書李適之當附于本祖常山王等今列宗室宰相杜甫三大禮賦李白明堂賦當見本傳元結中興頌當見安史傳柳宗元方城皇武二雅當見裴度李愬傳今皆削不書李白杜甫當特立傳今列藝文又新例中諸王二百十一人今九十三附三十九公主二百十四人今二百十一夷狄六十二國今五十五附六國其他例此甚衆豈夏卿有是例而掌史局者弗之用耶夏卿字縉叔晉江人史稱其學于史貫串唐事折衷排比于新書最有功云

通鑑纂跋

是書一百二十卷明正德二年御製起于伏羲訖元順帝體仿綱目而名曰通鑑謬也前有宣德御製序文奉勅詳定者光祿大夫柱國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尙書華蓋殿大學士李東陽光祿大夫柱國太子太保吏部尙書兼武英殿大學士焦芳資德大夫正治上卿戶部尙書兼文淵閣大學士王

編纂者爲嘉議大夫掌詹事府事禮部左侍郎兼翰林院
學士劉機翰林院學士奉議大夫劉春中憲大夫太常寺少
卿兼翰林院侍讀費宏翰林院侍讀徐穆翰林院編修王瓚
者爲中大夫光祿寺卿周文通奉政大夫吏部郎中沈
承直郎大理寺左寺正趙式徵仕郎中書舍人喬宗李
臚寺序班汪麟催纂官管翰林院孔目中書舍人劉訊
東陽傳東陽奉命編纂此書既成劉瑾令人摘筆墨
除錄官數人名欲因以及東陽東陽大窘屬張綵爲
乃已然其去取失當及載事舛誤誠有可指摘者乾隆二

十年十一月

學士諸城劉公左都御史武進劉公爲總裁命余及
張霽翰林院編修楊述曾朱筠重修之改名輯覽

體例視原書加倍每卷進呈

上親御丹豪加論斷于上方採取既博議論復嚴蓋千古之
金鑑也余適雲南後以陸舍人錫熊董其事閱十年始成之

草朝志跋

草朝志十卷許相卿撰此爲永樂削去建文年號而作首君
紀次闔宮傳次死難次死事次死志次死遁次死終次傳疑
次名臣終于外傳自死難至名臣據成祖入南京二榜四十
六人又歸命者三人又守志者五十三人總百有二人外傳
則記終事成祖者然如尙書鄭沂郁新侍郎古朴劉季虎盧
端都御史劉觀向寶編修吳溥葉砥給事中徐思勉俞士吉
文選郎中陳臨國子助教鄒緝知縣梁潛尙不盡載也

唐律疏義跋

考新唐書藝文志刑法類共二十八家六十一部今惟此尙存蓋卽永徽四年長孫無忌等所上者以疏中所列奉詔撰人名姓較之唐志惟有長孫無忌李勣于志寧唐臨段寶元劉燕客賈敏行等七人其褚遂良柳詭韓瑗來濟辛茂將裴宏獻王懷恪董雄路立石士達曹惠果司馬銳十二人皆不署名意遂良奭瑗濟後皆以事得罪而辛茂將以下俱散秩故刪之不具列耳然立法寬簡義所未明加以問答精細詳密足爲後世鑒而自元泰定重刊後至今五百餘年僅見於永樂大典世罕有津逮者矣

平叛記跋

平叛記二卷志載吳橋兵變事甚詳明亡天下率壞于招撫之說而是事誤尤甚變亂之始衆不過千人使檄各鎮兵感而殲之如孤豚腐鼠爾顧視其跳梁奔突必成撫局乃已孫元化余大成倡于前劉宇烈和于後於是萊與京師相去僅千四百里被圍至八閱月乃解微朱萬年謝璉之守禦萊且不能以旦夕守孤城之中效死之士枕戈泣血而當國者餌其餽遺臯臯訛訛因循澶涘苟緩歲月此可爲痛心疾首者矣記爲東萊毛霽荆若編述不獨敘事詳贍亦庸使後代有所鑒焉

墨子跋

凡六卷按漢志載墨子七十一篇今僅有五十三篇新唐志載十五卷今僅存六卷其文亦多鈎鈇析亂不可讀按篇中率間雜以故墨子曰云云蓋亦出于墨氏弟子所記然考其弟子著見者有程繁管黔游游高石子駱滑釐弦唐子公尙

過勝綽高孫子而莊子所載相里勤苦獲已齒鄧陵子不具
焉何歟漢志有董無心難墨子一篇今亦不傳

莊子跋

郭象註凡十卷漢志莊子五十二篇今三十三篇晁公武云
郭象合之然公武又云內篇八今內篇實七篇云八者誤也
又考隋志有晉太傅主簿郭象注莊子三十卷目一卷梁七
錄三十三卷至唐志則云十卷已與今本同是三十卷者不
審何時合併耶每注後附以陸德明音義據隋書郭象自有
莊子音三卷陸德明自有莊子文句義二十卷意郭音已亡
後人因取句義削節附之與陸所引郭及崔譔向秀司馬彪
李頤備見隋志梁簡文講疏亦見唐志至所云徐者當是徐
邈邈有集音三卷所云李者或爲李軌軌有音一卷又所云

李順者恐卽李頤之譌若嵇康郭璞支遁潘尼諸人則志率
未之載而韋昭皇甫謐等則皆從他書引入惜其少分晰耳
又按世說註云秀好莊子應崔譔所注以備遺忘又晉書秀
傳云莊周注內外數十篇歷世方士莫適論其旨統秀乃爲
之隱解讀之者超然心悟莫不自足惠帝之世郭象又述而
廣之又郭象傳先是註莊子者數十家向秀於舊注外而爲
解義大暢元風惟至樂秋水二篇未竟而秀卒秀子幼其義
零落然頗有別本遷流象遂竊以爲已註乃自注秋水至樂
二篇又易馬蹄一篇其餘衆篇或點定文句而已後秀義別
本出故今有向郭二莊其義一也然自晉以後注迄用郭不
用向而陸德明遂謂子元之註得莊主之大旨而忘其出于
秀也矧史稱東海王越引象爲太傅主簿權熏灼內外由是

素論去之然則象固非能註莊者且其指陳元旨可以別成一書未嘗沾沾焉與本經比附也是後有褚伯秀南華真經義海纂微一百六卷林希逸真經口義陳景元有章句口義章句餘事及餘事雜錄賈善淵有南華邈吳澄有南華內篇訂證羅南道有南華真經循本成元英有真經注疏具見道藏頗與郭氏注外別有發明

荀子跋

荀子史記謂之孫卿子避漢宣諱改也班志孫卿子三十三篇考今本三十二篇志云三者誤也唐楊倞注分舊十二卷三十二篇爲二十卷又改孫卿新書爲荀卿子篇第亦有移易以類相從者班志虞邱說一篇蓋難荀卿而作虞邱說不傳不知所難何條也志云倞汝士子官大理評事然據汝士本傳子知溫知止悉以進士第入官而世系表載知溫知止外又有知遠絳州刺史皆不及倞豈亦有闕文耶

跋劉子

劉子二卷北齊劉晝著共五十六篇唐播州錄事參軍袁孝政注按晝字孔昭所撰有高才不遇傳金箱壁言而是書本傳無之又隋經籍志若顧子符子入書錄而此獨未載何與考唐志劉子十卷劉勰撰孝政序云晝播遷江表故作此書時人莫知謂爲劉勰或曰劉歆劉孝標作陳氏振孫至不知爲何代人晁氏謂其俗薄則殊有見也大抵唐志之劉子非卽此劉子而此書不見於晝傳爲後人僞撰無疑明人好作僞申培詩說子貢易詩傳天祿閣外史無識者多奉爲天球拱璧是書蓋其流亞爾

書文選李善註王仲宣從軍詩後

此詩共五首李善註以為西征張魯案作以美其事但于建安二十一年五月方以公進爵為王第一首相是第三首不應即稱聖君也且三國志獻帝二十年七月軍入南鄭十二月自南鄭還而第五首云朝入譙郡界攷漢書譙在沛郡後漢書同竊謂操本以征張魯至陽平魯破回至南鄭去譙絕遠不當至譙惟操于二十一年十一月以征孫權至譙二十二年正月軍居巢三月引軍還仲宣似兩次從征征西一首征吳四首裴松之專取第一首註于獻帝二十年之下是也觀第一首中西收邊地及歌舞入鄴實已意盡語竭而第二首起句涼風厲秋節司典告祥刑自屬別起之勢昭明取兩次之詩并於一題善註因之則裴註不誤而

善註誤耳且後詩中又有桓桓東南征討彼東南夷其為征權而非征魯之作更無可疑

書王維送元二使安西後

考今安西府在唐為沙州燉煌郡地唐之安西大都護府初治西州唐伊州今哈密又西州今關展又徙高昌故地即交河郡平高昌以其地置屬西州今吐魯番又徙治龜茲都督府一漢龜茲國地今庫車唐自四鎮而西踰葱嶺至條支波斯諸都督俱隸安西都護府而其府治前後三徙總在今哈密之西自燉煌西行

里始抵哈密則安西在陽關以外無疑右丞詩所云應指安西都護府言之又按漢書地理志燉煌郡龍勒縣有陽關玉門關西域傳西域三十六國東則接漢阨以玉門陽關漢燉煌郡領六縣東則淵泉冥安廣至西則燉煌劼穀西南

勅師古注稱効穀縣本漁澤障也今燉煌縣西黨河一
農田水利之益應屬効穀舊地而龍勒縣居其西南當
燉煌縣西南黨河西境陽關玉門關俱在龍勒縣境而
陽關近南故曰陽關以今形勢求之陽關應在今黨河西南
紅山口爲相近也漢西域三十六國卽今回部回部東境
安西府燉煌縣亦與漢書三十六國東阨陽關之說相合
又晉書地理志燉煌郡統陽關縣縣以關名也唐書地理志
沙州燉煌郡縣二燉煌壽昌元和志陽關在壽昌縣西六里
壽昌縣卽漢龍勒縣也晉高居誨使于闐記自肅州渡金
渡鄉都河至陽關鄉都河卽今燉煌縣西南之黨河一
陽關在沙州衛西南舊沙州前今燉煌縣也皆與各史
言合

書李義山詩後

義山詩前人論之詳矣其文麗其旨深其寄托要眇倣詭而
忠義之志悲憤激發而不可掩目爲離騷之苗裔風雅之閨
位豈過譽哉義山初媚于王茂元旣從鄭亞辟爲校工部員
外郎卒連蜷窮厄以死蓋未嘗一日立于朝乃能憂時事激
發悲憤如此晚唐慷慨之士莫若劉去華一時文人未有與
之倡和往復者意其人槎牙磊砢爲世所不喜義山生則寄
詩以致其懷歿則哭之且謂義兼師友則其能與忠義之士
爲伍又可知已唐自天寶以後僕固懷恩朱泚李懷光輩相
繼不靖而吐蕃回紇更踐入犯天子往往蒙塵于外其間雜
以藩鎮之拒命闍寺之亂政李輔國元載盧杞皇甫鏘等之
奸慝士大夫憂國者當太息流涕繼之以痛哭然自李杜以

下如義山之悲憤激發僅數人焉爾其餘能言之士讀其詞
乃若太平無事時之所云蓋士氣之頽窳極矣豈積亂之後
教化不修士人無復有知忠義其視朝事播遷杞桎如秦越
人之不相涉歟抑是時所尙者巽懦僧猾之人其有插齒牙
樹稜角者鑄而去之以致塿嬰洩忍浸淫成習歟嗚呼婆婦
不恤其緯而憂宗周之隕漆室之女倚柱而悲吟蓋忠義本
于天性雖婦女有不得不然者以不得不然者而視爲可以
不然于是乎庸懦僧猾勢將無所不至以庸懦僧猾之人登
進于朝廷且引其黨類率以保全祿位榮身肥家爲得計其
于君父之播遷杞桎豈所惜哉故唐之亡也張文蔚蘇循等
泰然以國與人不復顧惜廉恥推其本皆白士大夫不知憂
時始雖然孰使忠義之士鑄其齒牙稜角噤不得言以浸成

此習也蓋所由來漸矣義山之詩去華之對策所謂頑廉而
懦立者也爲國者欲以風厲天下忠義必取諸此

陸宣公集跋

公集凡制誥十卷奏章七卷奏議七卷總名翰苑集權德輿
序之宋元祐八年五月七日蘇軾呂希哲吳安詩豐稷趙彥
若范祖禹顧臨奏進淳熙八年四月蕭燧宇文价葛邲蔣繼
周洪邁李燾吳燠進講紹興二年八月岷縣主簿■晁復爲
注十五卷進呈凡奏進者皆公奏草則制誥之亡久矣明宣
德三年大理寺卿胡元節一梓之天順元年■延祥又刊之
宏治十五年嘉興知府于世和又梓之嘉靖丁酉秀水給事
中沈伯咸又梓于鳳池里西清書舍萬歷九年廬州知府葉
逢春又梓之此本乃萬歷三十五年裔孫基忠刊之

書蘇文忠公岐亭詩後

陳季常堯咨之子堯咨本與歐陽公不協東坡係歐公門下故堯咨晚歲或疑歐公倚扼之而東坡愆恩其間然觀東坡與季常相好無間則知傳聞者妄也然季常以貴公子奢侈無度秦少游贈詩云侍童雙擢玉鬢髮光可照駿馬錦障泥相隨窮海嶠是其生平以豪華是尙必窮水陸以工飲饌如王武子所爲故坡老作詩珍重以戒之耳

書蘇文定公商鞅論後

秦取天下之業肇于孝公以用商鞅故然卒二世而亾其國秦自桓景後不與東諸侯會盟征伐者垂百有餘年其無意于爭天下也已久自商鞅入秦信以表令令以立刑刑以齊力力以致彊蓋秦本西戎孝公雖奮發欲有爲而左右皆景監閹寺小人輩未嘗聞帝王仁義之大道是以鞅彊國之術適其中所憲而說遂以行今夫治國猶治身身不必能翹關扛鼎也血脈和神志定足以永天年矣若自恨其疲恭荏弱日取雄峻之藥壯其筋骸血肉而元氣不足以勝之卒然病發必顛踣而不可救好言彊者何以異是蓋仁義者國家之元氣感民以慈惠斯不忍之心生子民以身家斯不敢之心作束民以禮樂孝弟斯恣睢暴戾之心無自而發而又益以春夏教菱舍秋冬教振旅燕以習射會同田獵以講武事雖不言彊彊莫有過于此者善乎蘇文定之論商也言商俗駿厲明肅立國最強而享國之祚比于夏周最知周最弱而享國乃倍于商伯禽受封之魯曰變其俗革其禮喪三年然後除之周公曰魯後世其北面事齊矣太公封于齊通商工之

業便魚鹽之利周公曰齊強後世必有篡弑之禍以故田常弑簡公康公卒為田和遷海上而魯至頃公始絕蓋後齊一百四十餘年然商之強武湯以仁義行之齊之強太公以政令行之而享國遲速之效已相懸絕如此况刳之以法繩之以刑其不折而亡也何待蓋弱者之病失于寬和迂緩後雖不克自振其仁厚之澤猶足使人維持顧惜而不能去故浸尋淹久而後滅強者之病猛摯擊斷其民痛心疾首鬱勃掩抑久之不敢發機一發則相顧以起秦之陳勝胡廣隋之翟讓李密是也然則強之甚正其亡之亟也而後世乃欲效鞅所為不益謬歟史記載鞅始說孝公以帝王孝公時睡弗聽此蓋傳記之失天資刻薄如鞅烏知所謂帝王之道哉

烏臺詩案跋

一卷蜀人朋九萬著蓋錄蘇文忠下御史獄事始舒亶彈章供狀及謫官後表章書啟詩詞馬氏端臨通考云一十二卷近查慎行每餘得諸太倉吳璟元朗馬思贊為梓行之僅存彈章供狀謫官時諸文已缺佚

環谷集跋

環谷集八卷祁門汪克寬德輔著環谷之學得諸黃勉齋之門人雙峯饒氏而又與胡炳文吳仲迂許謙諸君子相師友其學之粹也是本為其裔孫宗豫武山梓前有孫枝蔚徐乾學序而象贊行狀墓表年譜請從祀疏創建環谷書院記及明傳纂疏詩集傳音義會通經禮補逸序跋刻啟皆附載焉

題剡源文鈔

剡源集宋學士濂為之序其文見潛溪集中二十八卷明

予正夏閱與其孫資先曾刻之刻本不可得矣偶見影本二十六卷詩一冊分體不分卷或當時作二卷故謂二十八卷歟此四卷蓋黃梨州先生所錄授其門人范氏所刻視全集僅十之三四然精華已粹于此今影鈔全本益少是為中流一壺矣

元詩跋

元孫存吾編前集六卷共一百十五人後集六卷共五十七人時盱江傅習說卿號梅谷得一時名賢詩甚夥廬陵孫存吾如山因為編次其編詩或以字或以號或以爵其名多不可考而綜選尤疎蕪無法虞集序作於至元二年八月而為前集序謝升孫順父序作於二年三月而為後集序更可哂也詩人江右人為多然顧嗣立選元詩三集搜羅極博獨未見此是亦可珍惜已存吾官儒學學正

山中白雲詞跋

龔蘅圃刊山中白雲詞最為精審蓋竹垞分虎諸君校定本故然然頗恨其不附樂府指迷數十年來此版轉鬻趙谷林家而樊榭諸君復搜軼事附之殆無遺義戊申四月過祿豐大慈寺借閱天目中峯和尚廣錄中大覺寺無盡燈記云大圓覺場開蓮華峯有栴檀林龍象圍繞梅野居士張公叔夏施財造無盡燈一座復捨腴田若干畝用充膏油持以供養工師出巧珠轉玉廻浮幢王刹始不是過位置十面面各一鏡鏡各一佛中燃一燈交光相攝居士印之而興無盡之施匠氏因之而獻無盡之巧蓮峯得之而作無盡之莊嚴大眾觀之而為無盡之佛事是謂無上功用解脫法門超然于名

春融堂集卷四十三
相之表居士求余作記故引是說以告之云云是又厲趙諸君履齒所未及者喜而錄之益知海底珊瑚鐵網有所不盡世有嗜奇愛博君子續獲叔夏軼事庶尙有以助我耶

書張叔夏年譜後

按先生年齒事實可攷於詞者止此六十七歲後無所表見然必登耆艾無疑其來往江湖幅巾拄杖留連於詩酒翰墨之場與遺民野老采薇餐菊或歌或泣志節可想見也又按元世祖至元十四年伯顏入臨安以帝暴及后妃宗室去及已卯宋亡其時王公大臣子孫必挾以北行且是時議遷宋臣于內地又訪江南人才故叔夏以庚辰九月往北迄庚寅始歸在燕已歷十年叔夏自以勛臣世裔不屑屈志新朝僅而後免有不可備述於文詞者故殷孝思序云幾經兵燹猶

白壁全幸之也舒岳祥謂登承明有日乃爲叔夏解嘲殊非實錄讀其詞小序自夜飛龍書大德外其餘僅紀甲子並未紀元是乃師法柴桑豈肯以承明爲志耶生平蹤跡自燕而歸居於杭游於山陰台州往來於江陰義興在吳中最久存詞始庚辰止甲寅蓋三十年之作則其遺佚者多矣朋好亦皆東南逃名遊世之士如王碧山周草窗陳西麓鄧牧心吳夢窗李商隱仇山村李質房白廷玉韓竹間疑潤字鄭所南錢舜舉刁仲賓趙子昂張作可攷者十五人餘悉聲沈響寂余以卑陋不復能稽其出處尙冀復有樊榭意林功干者出於詞紀之

春融堂集卷四十三終

卷十二卷皆未有是書之名然先生忠義名節炳古燦今望
之如五緯麗天芒寒色正百世而下誦其書咸當端拱肅拜
頌以廉而懦以立雖使單詞隻字猶將寶之重之况是書沈
博絕麗者歟讀者勿與駢體文同類而觀之斯善矣

明儒學案跋

明儒學案黃宗羲撰云河東學案者以文清薛敬軒先生瑄
爲宗云三原學案者以端毅王石渠先生恕爲宗云崇仁學
案者以聘君吳康齋先生與弼爲宗云白沙學案者以文恭
陳白沙先生獻章爲宗云姚江學案者以文成王陽明先生
守仁爲宗云止修學案者以中丞李見羅先生材爲宗云泰
州學案者以處士王心齋先生艮爲宗云甘泉學案者以文
簡湛甘泉先生若水爲宗云東林學案者以端文顧涇陽先

生憲成爲宗又有浙中相傳學案列郎中徐橫山先生愛十
八人江右相傳學案列文莊鄒東廓先生守益二十七人南
中相傳學案列孝廉黃五岳先生省曾十一人楚中相傳學
案列僉憲蔣道林先生信等二人北方相傳學案列文簡穆
元庵先生孔暉等七人粵閩相傳學案列行人薛中離先生
侃等二人諸儒學案列文正方遜志先生孝孺等四十三人
以戴山學案忠端劉念臺先生宗周終焉是書論學最爲詳
備窺其意旨取扶植名教砥礪風節者多南宋以後儒者類
皆高譚性命低眉拱手陳氏亮於是有風痺之謂學者讀是
書而興起焉庶可逭於同甫所譏矣

書曝書亭集跋危氏雲林集後

按宋文憲危素墓誌太僕卒于和州含山縣寓舍則世所傳

謫守祠者信矣誌于太僕晚年事多隱約之詞亦以此也使太僕非謫安慶則當歿于江寧或歿于金谿不當在和州也誌稱男子二人於安慶教授游大都路儒學提舉本無憶字誌于於字下音於蹇切則於字正當讀如憶字爾非於下別有憶字也且說文於字註旌旗扛兒从亼从於丑善切而廣韻二十八獮中有於字於蹇切則以於作於乃清江集傳寫之誤竹垞先生不知於之爲於音本如憶而誤以爲下脫憶字也於爲旗之杠游與旂同義正相似以其兄弟名字推之亦不應作於憶矣

書嵩少先生詩後

先生唐姓名士恂字嵩少蓋之孫先生負軼材少以子畏自比爲詩法太白間出入于杜陵作散體文亦清峭生平

師徐尙書乾學友陳其年維崧潘稼堂耒鄧元昭陶穎儒爾穉諸人而與同郡葉忠節公尤善忠節殉難湖北柩歸將僦屋發喪先生以書抵陸侍郎祖修云竊聞南陽發喪將僦屋于城中中道而受弔恂竊惑之以爲非禮是壟而市也胡爲行于卿大夫之喪也恂聞之喪與其哀不足而禮有餘也孰若禮不足而哀有餘也夫易其禮者之猶非本也况乎其非禮者乎是故頌乎其至非敬哀于賓也致乎哀而已君子聞人之喪未弔則哭之哭之于廟也哭之于寢也或以室或以野親疎而殺也夫旣臨其喪矣歛則撫尸柩而弔于殯宮未聞成事于人之室也夫日月有時故攀號哀戀勿忍離爾曾是繆然僕僕以佞客乎若夫爲位而哭弔伯高于賜氏哭莊子于縣氏有之矣未聞行于三年之喪也若重耳之于

秦也變也抑又聞之禮不下庶人公卿大夫禮之紀也昔者魯哀公弔蕢尙畫宮而受弔焉君子譏之曰蕢尙不如杞梁之妻之知禮也杞梁死迎柩於路莊公弔之其妻辭焉曰君之臣得免于罪則有先人之做廬在君無所辱命嗚呼公之忠也而忍其不有家乎古者卿大夫之喪必有相司徒敬子之喪孔子相之國昭子之母死子張相之國昭子曰噫毋曰我喪也斯沾爾專之矣張也相之然且慎之懼其騷騷爾也矧夫至于斯也執事正色立朝天下聞而嚴之今公之家而有此相者之賢而有此四方畢至於是乎觀人其謂相者何也恂也賤公卿大夫之事未嘗習焉我其敢與聞乎乃有聞而不以告公之于我二人其舊也人將謂公之昧于知某也雖然以賤而告是言益以告而賤也某恐人之終弗察也其

禮與其非禮也曩者其孤嘗述公之行事以示某矣某固嘗筆削之疑其弗之有改也是役也多乎哉昔縣氏之譏言游也曰汰哉叔氏專以禮許人夫以禮許人賢者不可南陽之喪君其許之否也蓋明于經誼篤于友生矢以忠侃如此然卒不遇于有司老益窮且病故其詩憤激淒厲爲多先生居吾縣珠街里里有曰東郭四子者侍御及侍御弟翊先伯祖會圖先生其眉目也先生歿子孫失學故詩不甚傳余獲其稿于邵君玘乃錄其尤工者得五十篇嗟乎先生于詩禮深矣迄今僅六十年姓氏已將滅沒無聞余故著先生梗概如左使吾里後生小子可攷見且讀之增悲感云

感舊集跋

王文簡公撰感舊集皆其生平攬環結佩之友讀第一卷中

第二人卽程孟陽頗不可解攷孟陽卒于崇禎癸未是時文簡生才九歲山左吳中何由相見得錄其詩至虞山撰列朝詩傳係在順治丙戌錄孟陽詩二百十五首竊意文簡以世家子弟久仰虞山及宦游江北俾來至蘇臺詩筒問詢而虞山卽爲作序且贈以五言長句有麟角牛毛之比尤爲感戢故于虞山所愛者亦多膾炙是于孟陽詩揀錄四十二首以爲枕秘久而不輟後遂雜入感舊集中而實不得爲感舊也雅雨運使旣得此本于北平崑圃侍郎家又文簡曾孫孝肅貽一帙來大概約畧相同而中多錯亂因請淄川張孝廉元整齊排次并請惠定字沈學子兩君助之兼采文簡叢書資其任證遂以孟陽詩列入首卷而文簡于孟陽年齒相懸不應入感舊之處未經計及故有此誤耳是集初從北平來余尙在官梅亭幕舍未幾入都又逾兩年書成刻以貽余閱孟陽詩覺排次者混于所收而未能審其故也行將以告運使攷而正之

書回部蕩平樂府後

右平定回部樂府十六章吾師少司寇錢公所爲也古者雅頌之作美盛德之形容以告成功而知畧強武之士乃斥詞章爲小技謂雕蟲篆刻壯夫不爲豈篤論歟周宣王中興征淮夷平徐方伐玁狁功業爛然其時方叔南仲召虎尹吉甫程伯休父咸以公卿典軍事成師而出必有策遣之詞訓誥之命令皆不著于書傳蓋孔子得百二十國寶書時散佚缺失久矣微采芑六月江漢諸詩無以想見當日軍容之盛濯征薄伐之方故孟子謂王者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

蓋詩與史相表裏然則國是之有賴于詩審矣我

皇上神聖文武闢伊犁而奠乂之出和卓木兄弟于囚俾主其地而逆回狼貪羊狠悖德反噬於是勅師復進兩酋走死不暇致其首于藁街自拔達克山暨于大蒙日八罔不獻費受贄疆我戎索周宣之功業蓋不足以比隆萬一而吾師日直禁庭見聞以熟且獻馘獻囚皆司寇之掌因以染濡大筆具述

聖天子綏服遐裔之勝算與敬慎戎作之盛心蓋羣策羣力之效命鋪陳揚厲鏗錫炳耀畢著于斯篇俾當代有所震懾後世有所證信固將與采芑六月並美于簡冊豈得以雕蟲篆刻類之曩者金川底定詔修方畧臣工所進歌頌以次綴于編蓋古者史與詩分今則史與詩合也西域兩奏膚

功大臣復以方畧請特命開館纂緝而余得備校書之末方畧成當取吾師樂府以殿其終焉

書陸朗夫愛日圖詩後

朗夫先生同余內直十餘年及出爲山東太守有便遞必相聞故先生行事無不識其詳大抵清修以律已篤行以教子爲世所推至孤高峭直之操足以廉頑而立懦世未必盡知之也先生自山東太守屢擢至布政使會巡撫某年少跳跟蠹厲嗜酒好聲伎喜怒失當而黷貨至無算先生規之弗應繼以怒事輒齟齬適太夫人病乞假不許先生乃自爲章奏上之蒙聖恩俞允得歸初無不爲先生危也後任湖南巡撫總督鈕鈺祿君以閱營伍來于長沙先生郊迎而歸總督踵至直入署方食皆蔬筍問之徐應曰此間不雨久矣禱雨

戒屠殺以是不茹葷總督歎曰吾自前日入境所至館舍酒肉淋漓奴隸醉飽而家人莫以告是吾過也於是歸而悉撤其供具人謂總督賢實先生誠有以感之此二事皆先生之大者而墓志不書恐遂湮沒茲因尚之上舍請題愛日圖附錄於此庶以告于後世云

跋坤一詩鈔

乾隆甲戌余以會試在京師金檜門先生時時招余言讌始與康古心餘兩孝廉及坤一編修定交其間互相吟和得見坤一詩最夥又四年戊寅余官中書舍人心餘康古亦先後入中書嗣心餘改授編修康古改官吏部坤一遷庶子此十年間燕集視前加密而吟和亦較多及余從軍滇蜀凡八年丙申五月歸京師坤一方爲內閣學士六月奉命視學山東

恩恩別去蓋此數年中之詩不能徧觀而盡識也方以爲憾仲冬從覃溪學士獲見所鈔坤一詩四卷雖不足盡坤一之詩而坤一詩之佳者畢著於此蓋坤一原本孝友穿穴叢書稗說佐以金石文字及古人法書名畫故其詩確然可傳於後亡疑獨念與坤一交垂二十年今檜門先生下世已久康古亦歸道山矣心餘在江西數千里外不獲流連言讌欣賞坤一之詩讀斯鈔能無追泝舊游象欵感歎也耶

載酒凌雲詩冊跋

九頂山下爲泚濛汶三江所會是入蜀最奇麗處蘇文忠公詩云生不願封萬戶侯亦不願識韓荆州但願身爲漢嘉守載酒時作凌雲游其嗜慕傾賞如此余族弟南明于役來嘉州笠屐其間賦詩以紀勝詩旣清迥邁俗而畫尤荒寒古樸

可喜且懸崖畧繪慈氏像蓋朱太守子穎筆也子穎以詩兼畫故畫特工而詩中所懷吳韋謝三君率一時輦下名人此冊當與山川相映發也今荀叔爲同知于晉中約軒學士方典學山左歸而東墅官少宗伯駸駸乎顯達矣獨南明淹下吏十餘年余亦久從戎滇蜀將間關烽火矢石以老余兩人之視三君身世有足悲者幸他日兵事寢息余取道東歸得載酒凌雲作詩踵南明之後且還朝以眎韋謝二君則可悲者庶幾一快也天時辛卯小除前一日方督兵攻日耳礮聲殷殷然動地而南明倅來索題句故書此以俟之

懶髓集題辭

宋元以來多緝前人詩爲詩其始見于楊夢錫放翁所謂火龍舖靴手非補綴百家衣也蓋古人于前賢詩熟讀暗誦雖支枕據鞍與對卷無異涵養久之乃能天然湊泊如此族弟南明集義山詩名曰懶髓郵于軍以示余凡登臨寄贈風懷感興靡不取其詩而用焉初讀之若忘其爲義山之詩宛乎南明之自爲詩再讀之又若忘乎其爲南明之詩而宛乎義山之詩之工昔義山從柳仲郢幕府集中如松州雪嶺巴山夜雨諸詩皆蜀作也南明嗜義山詩特甚官義山游之地甚久又取義山之詩以爲詩焉知非義山後身歟又焉知非義山之靈未死入其腑焦助其齒牙手腕不惜以其詩爲南明詩而南明詩因以若是其工歟南明他詩皆佳其詳見于老友沈學子敘矣此故不復論云

跋內江令許君詩卷後

許君椿以孝廉選四川內江令值金川番酋拒命令在松

林站辦糧糗夫役諸事松林距木果木大軍四十里軍潰君
為賊所殺事聞贈君道銜廕一子煌入監讀書將授以官
于是煌裝君自書詩二十首屬余題其後以年月攷之正君
在松林辦站時讀其視死如歸九泉含笑諸語若逆知師弗
克終而卒不肯用計巧倖免于難蓋君以驛站為城社以夫
役為百姓以芻蕘糗糧為倉廩府庫誓死自勵式遏寇虐
天子恤錄而官及後裔宜也余觀漢書文帝時匈奴寇邊殺
都尉孫印以其子單封餅侯韓延年摎廣德咸因其父擊南
越死事封為列侯然單無聞于時而延年廣德至于坐耐城
旦及唐南霽雲之節軒翥天地其子承嗣年七歲授婺州別
駕洊歷涪州刺史乃以劉闢反無備謫永州是豈惟負朝廷
恤死褒忠至意毋亦怨恫於其先與今煌年甫弱冠遽奉

恩命將惓惓乎以悲也惕惕乎以懼也張是詩于座右日嚴
誦而自刻勵焉俾明發不寐以無忝所生斯為善讀父書者
爾

困學編題詞

萃韓柳歐蘇曾文計三百篇為文之體格矩度蓋粗具於此
吾學文以道為體然法不可不做也于韓取其雄於柳取其
峭于蘇取其大于歐曾取其醇懿而往復又取尚書儀禮為
學韓本取檀弓公羊為學柳本銘頌取諸易與詩矣太元及
易林輔之賦取諸屈原下逮宋玉賈誼揚雄之徒紀事莫工
于史記五代史其繼別者旁推交通兼綜條貫如是而吾學
為文者始全凡學要于博觀而約取不約則不專不專則不
精專乃能熟熟乃能養是文也將徘徊蘊蓄于胃膈間與神

明相附麗得之心者融宣之手者順纖微曲折意態順逆之間將不期合而自合不期工而自工譬諸善庖者庀一爨和齊焉濡之實之嗜味者以爲甘非然若大官之庖雖多使人噫噦焉爾嗟乎取諸也約守之也專人一已百人十已千蓋愚者之所說以研也天下不少聰穎之士多謂一覽可捷得或從而鄙夸訾議之余蓋不敢辭

舊篋集題辭

僕少與四方名士結縞紵交通籍後投分者益衆書札所貽殆無虛日弄而藏之如牛腰如笥束及游滇蜀九年歸京師散佚之餘猶二百餘紙其人或亡或別而鄭重推諉及談經論道之雅顯顯若在心目命小胥錄之合以新得釐爲六卷名曰舊篋集蓋取孫可之試發舊篋手書盈千句云

汪秀峯春游小詠題詞

秀峯哀其游吳越詩爲春游小詠索序于余余夙好汗漫游自乙亥春遍歷上下沙東西兩崦丁丑秋居西河浹月遂入京師迄今二十年其山嵐煙水竹樹花藥之勝時時著夢寐間惜不得傅翼飛去今秀峯生長黃山自武林駕湖以至吳會皆有別業春秋嘉日挈舟而行杖策而嬉遇最勝地輒以五七字寫之且有溪農石友吟嘯于柔藍暖翠間趣味閒故取景也深意致逸故得句也淡其有風月緣歟得江山助歟秀峯小集最夥類爲名流矜許茲特其一斑云爾

葉玉存小游仙詩跋

自郭景純作游仙詩而唐曹唐輩繼之後如坡公放翁亦時時借以寄其高尙云蓋人世膠膠擾擾終其身而所求不得

且間以愀悠拂鬱于是轉思托于仙又或富溢貴極唯年壽
爲不可知因思與喬松爲侶此二者均妄而其出于無聊則
同然不可謂世無仙人周禮大司樂言天神皆降地示皆出
人鬼可得而禮三者皆仙之屬特異其名耳蓋聰明正直又
有功以及于人養深息厚取多用宏則死而不亡信也葉子
作游仙絕句百首或出于無聊或寓其高尚雖不可知顧命
意遣詞之工則駸駸與蘇陸侶曹唐輩豈足道耶顧古無仙
名老列莊關之徒史皆謂之道德其後乃有服食房中符籙
還丹之分至還丹分爲南北宗符籙分爲河西宏宣陽平清
虛則其派愈枝而說益繁葉子有意于仙他日當爲極言之

書 國朝詞綜後

是書旣成摩挲再四覺尙多缺畧如 國初詞人見于名人

文集者尤西堂則有許漱石粘影詞丁歐冶問鷗詞王德威
璧月詞朱竹垞則有柯寓匏振雅堂孟彥林詞陳其年則有
吳初明雪蓬詞觀權堂詞之類皆未經寓目而 欽定四庫
全書見于詩類中又有呂陽陳軾梁清遠等十有餘人列諸
存目其詞亦無從採輯蓋江湖憔悴之士爲之而未成卷成
而未能傳世其詞在若存若滅者又何可勝數而余目眚亦
已三年矣搜採抉摘尙有待乎後之君子焉

跋玉篇

是書爲虞山毛氏藏本長洲張氏士俊刊之秀水朱氏彝尊
序之爲功于小學也與說文廣韻同第部分之增減分合又
率與許氏不符序云總會衆篇校讎羣籍以成一家之製蓋
本未嘗襲說文也余嘗見泰興季氏滄葦藏元人刊本篇第

皆與此合而註文頗有刪節惟在昔以下題云玉篇序竊聞以下題爲進玉篇啟較之此本敘次爲明晰然攷法苑珠林載宣律師問天人云梁顧野王太學之大傳也周訪字源出沒不定故玉篇序云有開春申君墓得其銘文皆是隸字云云今序文無此數語然則野王或別有序歟又攷南史蕭愷傳云顧野王奉令撰玉篇簡文嫌其詳畧未當以愷博學于文字尤善使與學士刪改益不待至上元已失其舊所以多齟齬刺謬而不可解歟又序前稱梁大同九年三月二十八日黃門侍郎兼太學博士顧野王撰稽諸本傳野王于大同四年除太學博士遷中領軍入陳至太建二年遷國子博士遷黃門侍郎是野王在梁未嘗爲侍郎又云宣城王賓客無事簡文之文惟仕陳以後後主在東宮野王實兼東宮管記

其後遂遷黃門侍郎然則序所云殿下當指後主言之而玉篇之成適在其時南史簡文嫌其未當之說恐亦不免舛錯謹備書之以俟博洽者

匡謬正俗跋

匡謬正俗八卷唐顏師古撰師古卒後子符璽郎揚庭以永徽二年十二月八日奏上至三年三月詔付祕書閣賜揚庭絹五十匹按師古本傳云帝嘗歎五經去聖遠傳習寢訛詔師古于祕書省攷定多所釐正旣成悉詔諸儒議師古輒引晉宋舊文隨方曉答人人歎服則是書或其釐正之餘也自唐以後未嘗刊行于世然姚寬西溪叢語摘其以字行之非趙德麟侯鯖錄載被池氈幾頭之說王楙野客叢書辨其奚斯作頌之誤洪興祖天問補注亦引之蓋剖晰精審有足多

者青箱雜記云釋贊寧常作七篇以斥之惜其書不傳亡以正其離合焉中第五卷載揚雄甘泉宮賦數語亦今本所無

書隸釋後

余成進士始好金石之學乾隆戊寅入京得隸釋寫本於陳勾山先生所勾歸讀之是時爲梁文莊纂續文獻通攷又奉命修通鑑輯覽不暇手寫僕有龔運者願鈔之運年四十餘無妻室能竟日靜坐獨嗜酒度其書寫稍倦以酒沃之明日勤益甚雖字畫奇古輻輳必諦視而摹之寫至二十三卷病乃丐他手完之又年餘竟死然原本頗舛錯而鈔亦不無誤者二十年來恒取以自隨己亥錢唐汪氏得宋槧本校刻最精審又緘其一寄京師而此本幾可廢然余念鈔寫之勞且書隨余久不忍撥置因取汪氏本校之而志其顛末如此

又按此書之跋明萬歷戊子楊州某太守曾授于梓汪氏所謂明季鏤版是也太守刻是書可爲好事者而不肯自炫其名攷楊州府志雖載歷任太守而不著年月戊子之爲太守者蓋不可得而知之此尤可歎也夫

漢隸字原攷正跋

許氏慎謂太史籀著大篆于古文或異是周以後之書已視蒼頡不同其後李斯胡毋敬省改大篆作爲小篆程邈又增減大篆爲隸書字體屢變偏旁點畫益以瓜離破碎不可究詰六經刊于石列于學官傳于山東太師然如陸經典釋文尙有一字作數字者况于碑版蓋不待至梁陳而訛替滋生已如顏之推所誦矣婁忠簡漢隸字源載漢碑三百有九始于堯廟迄于酒泉題名以二百八韻類其字洪氏推

春雷堂集卷四十四
爲精當尙不免于舛誤故宋李子增多一千八十七字又作漢隸綱領一十四則別撰辨訛字類及連綿字畧又一千三百八十四字其詳見潛溪學士集中惜其書不見于世我友小山丁君援据碑文于毫釐茫芴間一一正之蓋六書之要義匪獨有功婁氏已也余常欲由許氏說文以遡六書形聲之旨其有雖見于鍾鼎而按之形聲或舛則駁而出之君能助我以有成否耶戊戌人日病中書

跋子敬十三行石刻後

子敬十三行後有柳公權記二行又有天祐元年五月六日堂姪孫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判戶部璨續題二行凡三十七字攷唐書宰相世系表有公綽公權不載柳璨然自寶歷元年公權卒後至天祐元年已及八十年論其行次

宜爲再從孫故璨傳亦云若堂姪孫之稱古未見也是時昭宗內困閹宦外迫于朱全忠遷居洛陽桯杌若累卵璨乃依全忠之勢肆作威福白馬清流之禍實其所啟故一時名臣正士皆惴惴朝不保夕而璨得以從容流賞翰墨者此也然六月殺裴樞諸人十二月亦爲全忠所殺事不及半年天道好還信矣歐公不列璨于世系表蓋深惡其人而黜之不使得爲柳氏子孫誅奸諛于旣死豈不凜若冰霜哉世徒知公史筆之嚴而不知筆所不及者嚴尤甚也此帖後璨字二行惟星鳳樓帖削去其餘收藏家因而仍之非無識之甚者歟

跋翁氏重刻漢石經

按漢石經殘字三段本孫退谷侍郎家物蓋洪氏重刻于蓬萊閣者近流傳都察院都事董君元鏡所錢唐黃君易見而

借之會董君方嫁女貧甚黃君爲置奩具直白金數十兩董君無以償遂舉石經歸之黃君出示翁學士方綱因鑄于石董君漢軍正黃旗人工分書汪文端公由敦修西清古鑑屬其與陳君孝泳成之董君先任大理寺丞爲余屬故道其顛末如此石中書字下半刻若畫字上半刻若志蓋因其剝蝕而鉤者誤之也再顧氏藹吉撰隸辨言于北海孫氏見中郎石經殘碑但隸辨所引有公羊石經又于石經尙書引鴻水汨陳其五行及微柔懿其又于石經論語引植其杖而耘今公羊旣未之見而論語亦不全又石經論語樊遲之遲作戾又殷禮之殷作段而隸辨不載豈顧氏又未見此歟皆不可知也姑志以再攷云

跋伊墨卿藏漢并天下瓦當硯圖

瓦當硯古人未嘗論及始見明王忠文公之記約有六種曹昭格古要論引之至本朝林侗得長生未央瓦漁洋竹垞皆作詩以考其故嗣後朱排山楓撰圖記其說益詳乾隆癸卯余以按察使西安見瓦當愛之因令訪于咸寧長安淳化諸縣土人而嘉定錢州判坵錢塘趙上舍魏助余求索甚力於是瓦當出者多至三四十種未見者獨忠文所謂儲胥未央及曹氏云太極未央二種耳然如長生未央長樂未央諸瓦一種中又各有數體其體錯出篆隸間短長斜整皆古質有態後世工書者未之或逮至漢并天下之語意爾時必有文一篇分勒于各瓦當上橫排于簷霤之間非長生長樂獨自成文者比惜其文不可考矣近申大令兆定暨程上舍敦各著爲書圖其形象誌其尺寸推其命名之故故瓦當硯盛

行于世至有磨礪敦琢以進 御蒙 上賞者瓦既爲世所
貴摹仿偽作亦出其中余輒能辨之於是剔偽存真間以遺
都中好事曉嵐宗伯所藏其一也伊君墨卿從宗伯所求得
之繪爲圖屬余題詩余賦此屢矣故敘瓦之緣起如此夫香
姜銅雀佩離鬢缺率皆贗作卽明寧藩未央宮硯亦未可得
惟此尙爲漢初古物洵可寶也墨卿能詩工篆隸用其耽奇
嗜古之心進而稽七經之古義攷六書之古法可喜可愕可
寶必有十百於是者矣

宋搨九成宮跋

唐初書家歐虞褚薛並稱而歐褚尤勝登善從隸出故結字
稍寬率更從篆出故體較長然歐書如化度寺皇甫君碑久
失皆係重刻惟九成宮在麟游余常過其下摩抄久之後去
見波磔間塵坳堆積必洗拭淨盡使良工細紙緩拓再以蠅
翼法淡墨傅之始可得百餘字佳者蓋不易如此而此本如
劍鏃箭鏃鋒稜峭厲中備九宮法則其爲宋搨本無疑前輩
蔣春農中翰奉爲祕寶者終身今子延菖出以示余蓋希世
之珍所爲中流一壺愛護如拱璧宜矣

雜書聖教序後

此係明代關中苟氏翻刻本其渾厚自然不如原本然鴈塔
椎拓已久鋒鏃盡失故學者往往類于丁頭鼠尾不如興福
吳文猶見骨力有龍跳虎卧之槩蓋下真蹟一等者昔余數
過碑下摩挲移日故得其真覺向來書家評聖教者猶是叩
槃捫籥

興福舊搨本幾勝于此因碑斷後椎拓日少世人無有臨摹

者故書家爭推聖教不知懷仁大雅所集竟難優劣
孫學士翌書高內侍碑筆意本此堅渾雖不逮而碑出未久
神采奕奕意度可尋學者當從入手

江寧棲霞寺碑當年集字鉤勒甚工故三刻之後風流未沫
若宋人皂莢行解池碑則面目徒存奄奄如泉下人雄秀之
氣銷歸烏有高宗李英公萬年宮兩碑及懷惲實際寺皆右
軍別子窺基大師墓志雖瘦勁去之已遠

能將蘭亭聖教興福三碑臨摹十年再寫智永千字文及閣
帖中右軍字服膺終身便是汝得吾髓

凡學書先學點畫勾剔及結字之法久之手與古化心與手
化似而不似不似而似忘古法亦忘我法是爲聖不可知吳
興華亭兩公晚年精力旣衰獨剩我法是以間有習氣

褚河南臨蘭亭序米元章推爲天下第一又顏平原爭坐位
祭姪文皆得右軍法乳然褚公伊闕三龕及同州慈恩兩聖
教清剛縝勁顏公中興頌東方朔畫像顏氏家廟碑謹嚴雄
偉皆自成一派蓋忠義之氣溢于翰墨故非右軍所能函蓋

題宋搨爭坐位帖

是爲常熟錢湘靈物後入倉場侍郎蔣曉滄家故余得之其
書信手變化神采爛然爲宋搨本無疑湘靈名燦後有印記
云明經別駕書經解元臨濟三十六彭祖百代孫又有耕牧
河山之陽印又有卻來觀世間猶如夢中事印則其寄託可
知矣前自書六十甲子以出處履歷係之生于萬歷四十年
壬子至康熙三十一年壬申年八十一竟未審其壽若干後
書山谷詩文其書法亦多學黃者湖州莊廷鑑史案湘靈波

及焉故于壬寅秋注云湖案結也湘靈以乙亥拔貢丁酉復中江南第二名舉人當得通判不仕蓋以遺老畸人自命故見于筆墨者如此

跋舊帖

法帖六冊第一冊題鍾王楷則前繪太傅右軍中令三像鍾為季直力命戎路及丙舍憂虞五帖王為黃庭誓墓二帖第二冊題晉唐正書晉為右軍曹娥東方朔大令十三行唐為歐陽心經褚陰符薛饒魚第三冊為遺教經第四冊為定武東絹及玉枕本三蘭亭第五冊題右軍墨妙為十七帖第六冊題羲獻草法附王炎王僧虔王徽之王操之渙之蓋裁割閣帖續閣帖及潭絳戲魚星鳳等不全帖成之但不記成于誰手前有瑯琊王敬美氏家藏圖書茂苑韓氏圖書又有侍

御吳永安家珍藏印後歸於紅豆齋惠學士士奇因以歸余銀鈎鐵畫波磔分明楮墨古香裊人襟袖雖不全良可寶也

題錢樾廉集古帖後

張幻花先生蕭真恬淡喜與名僧交蘆江上人其一也杭州西溪法華山有翠峯庵蘆江居焉常以錢氏廉所集法帖贈幻花故先生雪夜憶之云法華山塢老禪伯踏凍曾敲竹裏門一世交情駒隙逝三生結習鷲峯存小樓話雪空幡影幽澗聽泉沒屐痕古帖相貽今什襲題詩畱與示兒孫真禪門佳話矣錢字樾廉鄞縣人所集二本一乃定武蘭亭官奴傷悼二帖及李北海奉別帖米元章真孃墓歌一乃李太白醉作送賀八兩詩白樂天冬候斗寒一書又得虞永興廣堂碑殘字令萬斯備集之皆宋元間搨本在世有數物也今以贈

余故謹記之時甲子端午日梅雨淹旬展閱數番差破空寂

跋羅兩峯丙舍帖

是帖古雅遒洵越州舊搨也墨池編載褚河南右軍書目云丙舍五行爾時真蹟具存正與此合余家亦有是帖傳自王敬美後入韓氏有懷堂然波磔較此殊不逮矣昔程孟陽與僧石林論蘭亭欣字末筆如蒼鷹下擊先作斂拳縮爪勢今欲字亦復如此其不失右軍筆意可知按魏志元常子三毓演會孫六豫駿邕毅峻迎豫嗣定陵侯駿分封列侯先卒邕隨會歿于蜀毅以會子伏法峻迎宥免此二孫爲誰蓋不可攷也帖從兩峯山人借閱摩挲旬日題而歸之

跋淳熙祕閣續帖殘本

淳熙有修內司帖又有淳熙祕閣續帖以十二年三月模刻

十卷皆南渡後續得晉唐人遺墨其第五卷爲李白胡英李邕白居易今此云三月十九日模勒上石自係祕閣續帖而非修內司帖也但僅存太白樂天兩人書則五卷亦不全矣淳熙帖諸書皆志之何謂知者少耶前冊北海書五行疑卽五卷中物裝者誤爾

跋棲霞寺碑

棲霞寺碑蓋宋時重刻者望而知爲集右軍書然前又列陳車霈書又列宋沙門懷則手書何也殆當時已集右軍之字而車霈復書之以聯其體勢細閱懷則聖教吳文墓志永濟姜原無不皆然至會昌毀廢重刻係懷則書康定石斷裂先又依本寫之是二百年中已三易石矣原本鈎摹甚工雖刻而規模尙在世人止取聖教可謂但真方隅維僧人不

於碑版款式信手題識可... 矣耳若斯高受或得菩薩道則
方外徑鄙眩俗之言不足辯也

唐人書蓮華經殘字

此妙法蓮華經第三譬喻品佛所說偈前後俱缺佚矣攷其
中忽然作欬然鳴鼻作鵠... 將意皆忽意此經作恠知為第
末唐初人作蓋北朝自周齊後造字... 此營滋生多矣
聲之義如殷比千蒙嵩陽寺... 羅... 告然惟字畫瘦勁
足為歐褚先驅爾惠義寺之建始志不詳其世代安知不
於初唐又安知此經不由別寺而供奉于此審為隋唐間
書則廟諱更無庸辯矣初唐墨寶甚難得展翫數過又...
獲三種寶車耶

跋趙松雪書梵網經

松雪夫婦皆受記蒞于中峯修清淨行故為書此... 繪...
世尊暨聖觀自在大勢至象及九品蓮花法界蓋以戒為...
因定為往生之果而中峯百鍊兼通禪淨書梵網而先之...
象指示非無自也辛亥人日蓬心太守自永州挈舟冒雪來...
特以見示合十和南敬誦一過此經在處具... 全剛穢迹擎
山持杵非清淨自居安敢藏弄為題而... 之

題趙松雪手札

松雪道人書較耕錄稱其初學大令繼習北海而少時效褚
河南于孟法... 碑尤深故秀逸之氣自不可掩余謂吳興山
水清遠靈淑所鍾發于翰墨不求姿媚而自工觀此冊數映
蒼潤出力藏稜蓋天授使然非作態者... 能... 技乾隆癸丑
小雪書於蒲褐山房

